

情感成长小说

亲爱的

身体

蒙难记

海男

◆作品

亲爱的，即使世界已经变成了沙漠，因为有了你，我也要像仙女一样活下去。



BAIHUAZHOU WENYI CHUBANSH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亲爱的

身体

「蒙难记」

海男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爱的身体蒙难记 / 海男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80742-776-6

I. 亲…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18565号

亲爱的身体蒙难记

海男 著

责任编辑	姚雪雪 游灵通
美术编辑	赵 霞
制 作	邓佳玮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18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7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776-6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火车是跑来的，还是飞来的，不知道。何况火车在跑来或飞来时，这座小县城还在睡眠中，他们适于睡在各种床榻上，他们翻身或平躺着，历来已久，睡眠是河床、青苔、尘埃之上最松软的地方，他们根本不知道火车已经来了，火车已经撞击着县城的墙壁，那些石墙，或高或矮，是本地人从身体中筑起的内陆墙壁，以此抵御内心的魔鬼上岸，不管怎么样，火车已经来临，带着旋转的大脑和身体在停靠县城有限的八分钟时间里，给县城带来了什么。这时候是下半夜，准确地说是县城人安稳地进入睡眠之梦的时刻，只有一个人出现在冷寂的火车站，她就是苏修。她年仅十六岁，她的两只手急促地，甚至是焦灼不安地，仿佛喘息中的舌苔，只是舌苔是看不到的，被舌床笼罩着，而她的双手是可以看见的。这个时间是二十世纪末期的七十年代末期，在这里，在两个末期的交界处：火车来了。

苏修是第一次看见火车，幻想火车是在铁轨开始从遥远的山丘中间绵延过来的时刻，那个时候她在干什么？那是一年以前的春天，那个中午，她因与母亲顶嘴，走了。离开家时就出了城，她在那个春天看见了铁轨，她惊异地后退着，然而却看见了绵延出去的铁轨——像她十五岁的两条纤长的腿，她感觉到了铁轨无非是她的未被显现在地貌中的腿而已，她不再害怕了；而且，之前，她似乎已听说了从各种传说中听到的火车要来的消息，在火车到来之前必须有铁轨，简言之，先有铁轨才会有火车，在很长一段时刻，她不断地默许着这种未与她相逢的传说：先有铁轨才会有火车，先有铁轨才会有火车，先有铁轨才会有火车。后来，人们从口腔中弥漫着一些意象，火车可以奔跑，因为速度太快，火车就飞起来了。

她沿着铁轨往外走，竟然已经走了好几里路程，就在她想歇足的一刹那那里，她听到了一种急促的奔跑声，难道是火车跑来了吗，还是传说中的火车已经提前飞来了？她屏住呼吸，站在足以淹没她十五岁身体的荒草

之间战栗着她的身体。她支撑着两条腿的虚弱，人是虚弱的，人最初的虚弱可以从腿部的战栗中呈现，人无疑是有了腿，才有了支撑生命的力量，腿就是立于尘埃之上的钢筋水泥吗？那时候，她可以看得见的钢筋与水泥是那么稀少，那么罕见啊。然而，若干年以后她会看到的，许多年以后，她会像候鸟般穿越一座城市的钢筋和水泥，那时候，她才知道，其实，人的身体充满着远远比巨大的钢筋和水泥更坚实的力量，那就是生命长久的抵抗力和忍耐力。而此刻，她分明看见一个女子在奔跑，并非是火车的奔跑，而是整个头颈在穿越荒草，整个体姿都在奔跑，她有些惊恐地缩回头，而不是探出头去，一种本能使她屏住了呼吸。

2」

那个奔跑女子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一个男人，苏修隔着荒草的缝隙看见了那是一个男子在奔跑，男人是在追赶前面奔跑的女人吗？不错，是在追赶，是在追，是一幅追赶的图像。苏修开始往地下缩起身体，她在缩回本已敞开的视线，关于铁轨的一场奔跑和飞的火车意象，现在，什么都消失了，剩下的就是眼前活生生的图像了，什么都不像存在了，她已经缩在了荒草中，一个女人在前面奔跑，男人在后面追赶，这现场对于她来说是无法评判的，因为她生命中没有任何经验让她评述这件事端。她缩回去，在草棵的根须下，在一切的植茎中寻找避难所，她并没有预感到那种追赶是欢快的，相反，她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一种灾难已降临，所以，本能让她缩回去，这是一种寻找母亲子宫的图像，然而，从她出世以后，就早已经离开了子宫，离开了母亲湿润的温床，她是无法回去了，但本能已让她蜷曲着身体，噢，我们谈到的本能，不过是附于我们体内的一种根茎，它始终在我体内生长，有时候，这些根茎生长缓慢，有些时候却快速地生长，以此监督我们的行为，以此以一种坚定的或并不明确的磁铁的坐标——暴露我们生命中最善的，或最恶的那个点。

她突然听到了空中传播的最为绝望的一声尖叫，不错，确实是一

声尖叫而已，然后，她听到了一个外地男人的口音夹裹着那个男人的手爪抓住女人时的嘶叫声，那男人说：“跑吧，跑吧，你还想跑吗？你到底能跑多远？跑是徒劳，你知道，为什么还要跑？只有傻瓜才会跑……”那个男人在不远处，相隔几十米之外已经抓住了女子，这一切都是苏修屏住呼吸在草缝中看到的，这一刻，这个小世界发生的一切混乱，使她措手不及，然而，却可以让她隐藏，从那一刻开始，她的本能中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经验：人生尽可能地凭着一切缝隙，比若草缝，它也是一个世界，一个观望台，尽可能地看到草缝之外的那双手抓住了一个女子的傍晚，然后抓住了一个女子的身体。接下来她感到那个女子已经倒下去了，似乎是那个男人的身体压住了女子的嘴唇，使她无法喊叫。

直到后来，她才知道，无法喊叫是因为我们的咽部，身体的动姿，四肢的力量遇到了障碍；无法喊叫是因为有另一种力量，是可能掐断你通向这个世界的一切声音，所以，在无法喊叫声面前，世界是令人绝望的。也就是说，世界是令人绝望的，这种现实在这一顷刻间所发生的世界里，已经清晰地，历历从草缝中再现，尽管苏修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她还是在草缝中感到那个女人，那个被男人的身体所压住的女子，不断地在男人的身体上挣扎，尽管无法喊叫，她感到了一种比窒息更加绝望的本能，然而，她还是抑制住自我，在那一时刻，她的所谓自我不过是一种战栗。

3」

她在战栗中维护着自己不能喊叫的本能，并用战栗将不能喊叫的意识压迫下去；她感到从那一刻开始，肢体语言都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压迫，而在之前，她生活得那样庸常，同父母，同小哥哥、一个妹妹维系着她出生以后全部的庸常生活，除了母亲和父亲偶尔小面积的争执，那是父母小面积的疆域，父母争执时，总是不暴露自己的嘴脸，很显然，每个人都拥有嘴脸，它就是显形露相的身份证吗？每当父母拉上门窗，在他

们小面积的疆域中争执时，她在干什么呢？小哥哥从前跟她玩游戏，然而，近年内，小哥哥不再和她玩了，小哥哥有了一辆自行车，小哥哥就同自行车玩。

那时候，小县城拥有自行车的很少很少；就像拥有收录机的人也很少一样，小哥哥骑着自行车出门了，而她呢，年仅十五岁，既不可能拥有自行车，也不可能拥有自己小面积的疆域，她跟小妹妹同住，她的小妹妹在她十五岁时，已经十岁。现在，她仍然用战栗抑制住不可能喊叫的本能，她的小身体几乎整个儿地趴下，她的本能告诉她说：不能让他们发现她在此地，绝不可能让他们发现她趴在草棵下，她在草棵和草缝中颤抖。她似乎快要昏过去了，她听到了一声尖叫以后就昏过去了。那是她听到过的人世间最绝望的尖叫吗？为什么吓得她就那样昏过去了呢？尽管如此，她的昏厥是如此地短暂，她很快就醒来了，这时候世界是如此地寂静，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慢慢地站起来，她的身体已经因长时间的战栗、昏厥遭遇到了难以言喻的摧残，所以她的四肢麻木疼痛；尽管如此，她必须站起来，站起来是她必须逃逸此地的唯一选择，她有另外一种本能倏然降临，那就是尽快地逃逸出去，那就是尽快地带着她战栗过的，被草棵弄皱过的身体尽快地逃逸出去。

她是那样地无奈，她刚站起来，刚想分开草棵，开辟出一条纤细的道路来，她看到的不是道路，而是一个女人，在几米之外的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已经看见了她，那个女人躺着，目视着天空，也在目视着她，猛然间，那个女人，那被撕开了衣服的女子突然站起来，大声叫道：苏修，你怎么在这里？你来这里多长时间了？你到底来这里有多长时间了？她惊恐失措的神态突然使苏修回到了昏厥之前的世界，一个男子抓住这个女子并把女子按倒在草棵下的那个暗无天日的世界。

苏修本能地后退着，她记忆中已经出现了这个女子的形象，那是在小哥哥的照相馆暗房中，她曾经看见过这个女子的脸从帘布中探出来，那个黄昏，她到照相馆找小哥哥是给小哥哥送晚饭，是母亲让她送的，母亲已经习惯了小哥哥每晚在暗房中洗照片，那是小哥哥的工作，所以，母亲总是叫苏修给小哥哥送饭，她携着那只铝盒，那时候，还没有其他金属，所有器物都散发出铝的味道，铝制品布满了生活的每个角落。铝饭盒携在手中，显得很合理，她拐过了几条小巷就已经到了县城

照相馆，小哥哥高中毕业以后就进了照相馆，他做了暗房中的洗相人，当然，白天，小哥哥也在使用照相机，小哥哥使用着七十年代末期通常使用的那种原始的照相器物，他的手握住一种柔软的东西，就可以留住一个人的形象。她就是在给小哥送晚饭时看到坐在不足八平方米暗房中的那个女子，是那个女子掀开帘布看见了她。苏修并没有在那个黄昏记住这个女子的脸，如果没有现在这个特殊时刻，她很快就把那个掀开帘布以后露出的脸忘记了。

4」

首先出现了脸，才出现了一个人的身份之谜，脸在一个人的历史之上，或之前已经出现。女子似乎已经忘记了被撕开的内衣、外衣，忘记了刚才的疼痛，她惊恐地走上前来，这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八岁左右的女子，很年轻，她有着尖尖的下巴，肤色白皙，眼睛很大，大得让人感到无法适从。她离苏修已经很近了，很近了，不可能再近了。已经近得能看见皮肤之间的静脉血管了，或者能看见皮肤上的一些瑕疵，如一些微小的雀斑，它就在对面的这个女子脸上，不过，那只是一些细小的，只有离得很近才可能看见的雀斑而已，一些微疵，一些出生以后就命定的，细小的微疵而已。苏修很快后退着，从而在后退中想起了这个女子的名字：繁小桃，这个从小哥哥嘴里不经意地喊出声的名字，就在暗室外，当苏修将铝饭盒递给哥哥时，哥哥说：“繁小桃，你饿了吧！”哦，不错，这叫繁小桃的女子如今正目视着她说：“你都听到看到什么了？就在刚才你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

她摇摇头，繁小桃仍在催问，似乎决不罢休，她一点点后退，相反，繁小桃却步步紧逼：“如果你看到什么了，就告诉我，好吗？刚才你藏在这里，你为什么藏在这里？是谁让你藏在这里的？告诉我，到底是谁让你来的？要说出真相，你知道，人要说真话，这很重要呀，苏修，我知道你叫苏修，说吧，说实话，你到底看到什么了呀？”繁小桃竟然用手托起了苏修的下巴，这令她很难受，难受得想哭，于是，她的

泪水就那样流出来了，没有谁让她流泪，然而，她就是流泪了。繁小桃催问得更加剧烈：“苏修别害怕了，如果你能将看到的一切告诉我，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她摇摇头又使劲地眨眨眼睛说：“我只看到一个男人追一个女人，但我不知道那个女人是不是你，然后，我就往荒草棵里钻进去，我趴下去，甚至趴下地，然后我昏迷了几分钟，我什么都不知道，之前，我还听见喊叫，但很短暂，我就昏过去了……”“哦，都说完了吗？苏修，你看到的那个被追的女子不是我吗？”“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她点点头，繁小桃的神态似乎松弛了一些。

她就在这一顷刻间逃走了，在繁小桃松弛下去的眼皮底下逃逸出去，她跑了很远，还感觉到繁小桃会追上来，像那个男人追那个女子一样，伸出手爪抓住她的手臂。然而，跑了很远，她回过头去，什么也看不到，什么都消失殆尽了，根本就看不到繁小桃的影子。就在这个时间段里，她收到了小表姐的来信，小表姐姚梅在省城，她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一家服装厂做服装设计师，她只见过小表姐两次，有限的两次记忆，那是几年以前，第一次见面她十岁，第二次见面十三岁，小表姐比她年长七岁，两次见面，小表姐已经给她沉闷的生活带来了想象力：那些穿在小表姐身体上的夏天的小背心，闪烁着橙色，那是她年仅十岁时，小表姐来了，小表姐已经十七岁，带来了箱子里一小袋水果糖，那些糖纸日后被收集在小抽屉里，她觉得每一张水果糖纸实在太漂亮了，实在灿烂了，比她的现实世界要灿烂几十倍，所以她舍不得丢弃；还有小表姐送给她的一条小短裙，那么短，这是她十三岁时，小表姐又来了，这一次小表姐穿着很短的迷你裙子而来，送给了她一条小花布短裙，非要让她试穿一遍，她一穿上，小表姐就说：“一副美人身材，你会越来越美的。”很显然，小表姐是第一个说她美的人，小表姐每次来都是来休假，短暂的假期一过，小表姐就像燕子一样飞走了，她会搭上那些长途货运车，小表姐会到县客运站去找大货车，似乎见到小表姐的司机都愿意让小表姐搭长途车到省城，不错，小表姐长得就是漂亮嘛。总之，她觉得小表姐仿佛是画里走出来的，是被画出来的，所以，小表姐似乎已经成为了她的偶像，当她收到小表姐的信时，小表姐告诉她说，火车就要从省城通到县城了，小表姐说她要乘第一趟从省城到县

城的火车来看她，那时候她已经毕业了。小表姐的每一次来信仿佛蝴蝶飞来，环绕她的小世界，会让她听到蝶翼在空中碰撞的美声唱法，她等待着，似乎在她生命中火车的意象成为了全世界的一切彩色而缤纷的意象，从那以后，她总是出现在火车站，正在修建中的小型火车站虽小，却让她看到了小表姐信中所描述的那种火车。

5」

时间过得很快，几乎很快火车就来了，是表姐在半个多月前的来信中告诉她的，信是那么慢，每一封信都要在路上走半个多月，也就是说她读到表姐来信时，半个多月时间已经过去了。而火车就要来了，她比这座小县城任何一个人似乎都盼望着火车的到来，火车不仅仅是小表姐信中所表达的意象：一种滚烫的速度，撞击着两侧的铁轨，一种快得让人想飘起来的速度，会让梦中的一切向往出现在眼前。她就在小表姐快要来的头一个黄昏来到了火车站，已经从城郊矗立起来的那座火车站，是由石头垒建而成的，在她看来，那些石头简直就是梯子，层层叠叠地垒高，让她出入于月台，她到了月台上，那时候，火车站的工人正在忙碌着迎候火车，他们穿着蓝色工装裤，在月台上、候车室走来走去。她的心跳动着，年仅十五岁，火车是她生命里第一种值得等待的意象，而且表姐竟然坐着第一趟火车来，这多么令人兴奋不已啊！

她出现在铁轨上，这时候，她突然想到了繁小桃，她似乎已经忘记她了，在她顺利地逃逸而出的那个时刻，她似乎就已经理所当然地摆脱那个女子的纠葛了。那天晚上，她噓着气，她还是得回家，尽管出走了好几个小时，她仍然觉得家才可能是避难之所。她逃过了繁小桃的目光，她逃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她回了家，看到了小哥哥，小哥哥正在院子里清洗他的自行车，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看见小哥哥，仿佛又一次看见了繁小桃。她回避着小哥哥的神态，她很难将那个叫繁小桃的女子与小哥哥联系上，她回来，只消失不长的几个小时就回来了，谁也不认为她的消失是一次出走，因为谁也不知道她经历了一次事件。这次事件到

底有多大又有多小，她来不及也没有经验去判断，她很快到了厨房，她实在太饿了，饥饿和逃逸而出的那种虚无感紧紧地捆住了她的身体，她的胃是如此地空晃着，犹如空悬在梁柱上空，空悬在世界最为荒凉的那片旷野，她的眼前不断地出现铁轨，同时出现着一个被追赶的女子……她饿坏了，她盛了米饭，剩菜，来不及在锅里热，来不及打开煤气；她饿坏了，饥饿确实能说明人的生命正在时间中期待着什么事发生。除了尽快地填饱肚子，她什么事也不想，除了想填饱之外，她唯一想做的事就是钻进被子，钻进黑暗中，钻进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中去。

6」

她再也没有见到繁小桃，她的心开始平静，一颗年仅十五岁的心灵啊，那是用什么编织的心灵呢？隔了一年，火车来了，不知道火车是跑来的，还是飞来的，火车就那样来临，在她十六岁这一年，火车来了。火车来了，她比任何人都跑得快，她在火车到来以前已经到了火车站，她在十六岁这一年快高中毕业了，她上学很早，五岁就上小学，那时候没有幼儿园，整座县城还没有一座幼儿园。她上小学只是因为无人管理她，管理她年仅五岁的成长，管理她的白天时间，因为父母必须上班，她的父亲在一家五金厂上班，她的母亲在饮食公司卖糖果、白酒、茶叶，父母的时间分分秒秒都生活在上班的单位，根本就没人管她，所以，她上小学了，年仅五岁她坐在教室上第一排，就那样她的人生开始了，因为字母符号她开始走进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开始管理她的成长，她与这个世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火车来了，火车在那个夜晚准确地从铁轨边滑来，如同惊雷倏然间滑过她年仅十六岁的胸脯，于是，她看见了她的表姐，在火车停留下来的那一瞬间里，她似乎感到滑轮依然在旋动，在缓慢中转动，在慢得令人窒息的那一刹那间突然停住，再也不朝前转动了。这就是速度吗？她在火车停下来时微微地后退中，这是她第一次看见火车，火车到底是跑来的，还是飞来的呢？当然是从滑轮中跑来的，因为火车缺少双翼，下站的人很少，除了表

姐之外，没有另外一个女人。然而，她似乎只有看见表姐，对那个下站的女人的面孔并没有看见，一切都是模糊的。像蜘蛛织网悬起的世界那样模糊。正是这种模糊才可能让她更清晰地看见她的表姐，看见姚梅，她长高了，身材更修长了，鹅蛋形的脸，天鹅似的脖颈，哦，她忽视了一个人，在表姐身后还站着一个男人。表姐走近她，拉住了她的手说：“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他叫方里君。”那男人很年轻，但看上去比表姐要成熟一些，这是她意料之外的，因为表姐信中并没有透露过这个男人的消息，她以为只有表姐一个人来。

突然，有人碰了碰她的肩膀，翼翅似的轻碰，让她转过身去，在她一侧，站着另外一个女子，然而，女子却低声说：“可以跟我单独说话吗？”她迟疑地点点头，一切都是迟疑的，悄然发生的，无法预告的。女子走了几步，到了月台的另一边，站在那里示意她走上前去，她就这样走上前去了。她毫不防范这个面貌模糊的女子，因为女子看上去像风一样飘曳，使得年仅十六岁的她很快到了女子身边。女子轻声说道：“你害怕我吗？为什么不说话？”她使劲地看着女子，现在，借助于头顶的那盏灯，她越来越清晰地可以看见女子的面孔了，她的下巴很尖，但面部的线条细腻，她衣着很鲜艳，一件大红的衬衣，很短，露出了乳沟的一部分，下身穿一条布裤，头发很长地垂到胸前。

7」

她搜寻着记忆的时刻是那样艰涩，犹如在晾开一种未成熟被她已经摘下的水果，一只不足月的青苹果被她费劲地咬开了。女子笑了笑说道：“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件事，不会，所以我来了，火车开通时我就想来见你，坐大货车太慢了，所以我乘火车来，我想专门来跟你谈谈那件事好吗？”“什么事？”她艰涩中问道。女子笑了笑说：“好吧，等到我住下来以后，我再找你，可以吗？”她点点头，她还是没有想起什么事，也许表姐他们在不远处等她，也许夜幕太厚了，厚得让人无法回到所经历的一切忘记中去；也许她太年轻了，她的年轻让她

无法适应时间中的一切变换，并蜕变生命中的一切枝蔓。也许她是对的，她根本就用不着铭刻那个女子暗示她的一切东西，因为那堆东西，那些无聊的东西压根儿与她没有任何关系。也许，她在那次逃逸之中已经干净、彻底地抛弃了那件事……

与她想象中的不一样，这一次表姐没有跟她回家。表姐让她帮助他们前去县城寻找一家旅馆，她眨了眨眼睛，回忆着经过县城中央时看见的那张红旗旅馆的门牌，它就在电影院一侧，就在右侧。那就是旅馆吗？她每天经过，每天看见的门牌，那就是旅馆吗？记忆中好像有男人或女人出出进进、来来往往。她决定带他们去住那家旅馆，他们搭上了一辆三轮车，这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也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了。半小时后她把他們带到了旅馆门口，表姐说你回去吧！我们就住这家旅馆了。她点点头，表姐和男人进去了，朝着门牌很快就走进去了，她目视着她们的背影，有些恍惚地、不安地、并不踏实地朝着回家的路上走去，家里人都在睡觉，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因为她压根儿就没有将此事告诉过他们，表姐要来的消息。

在这个春天，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改变她命运的人相继出现，人用其一生，短暂的、迷蒙的、喜悦的，华美的、优雅的、卑微的一生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构成他们的命运。人是没有完全彻底的避难所的，人在出世以后看见的人是母亲、父亲，然后是各种亲戚关系，之后是各种各样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人就在这种关系中寻找出路。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改变她命运的人在这个下午让火车送到了她面前，这是一座春天的县城，一切都是那样宁静，静得连一根针往下掉，都会听得到，因此火车来了，撞击声到底震响了多少双耳朵。总之苏修躺下去了，她是累了，她睡得很甜，尽管只睡了三小时天就亮了。划分黑暗和白昼的那根磁头掉转了方向，或者继续往前走，于是，黑暗褪尽，光亮露出了容颜。

黑暗降临是为了让人睡觉，睡觉而靠近床榻。床榻是各种各样的，睡着各种各样的形体，年轻的，衰竭的，刚出世的，正在成长的男人或女人；而白昼降临是为了引领人们起床，扑向光亮，掀开窗幔，步下门槛和台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也是两种不同的风景。

当又一天降临，在那个午后的学校操场上，苏修看见繁小桃的時刻，她的身体刚刚得到一场田径赛跑，虽然是百米赛跑，却已经使她的

身体汗淋淋的，黏糊糊的，异常地难受，就在这时候，她对着空气和风喘息的时刻，繁小桃出现了。苏修转过身来，她有些惊讶，昨天晚上出现在月台上的这个女子为什么现在出现在她的学校？她点点头，她似乎根本就记不清她是谁了，除了知道昨天晚上她出现在月台上之外，她根本就已经在奔跑忘记这个女子的容貌了，荒谬的是这个叫繁小桃的女子却并没有忘记她，相反，却因为她乘火车而来。

8」

现在，繁小桃把她带出了学校，繁小桃一定要带她去下榻的旅馆。繁小桃起初并没有告诉她在旅馆的理由，繁小桃只是说想跟她谈谈。她对繁小桃一点防范都没有，而且繁小桃总是在微笑，那时候，她对微笑根本就缺乏判断力，只要这个人一微笑，她认为春天就来了，她感觉到了那只是一种春天的气候，是可以让她失去一切捆绑它的戒律，而且她只有十六岁，一切捆绑她身体的戒律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繁小桃把她带到的旅馆竟然也是红旗旅馆，这让她或多或少有些诧异，她跟着繁小桃进了门牌内的台阶，这是她第一次进旅馆，在她过去的一切时间中，她似乎从未离开过家，从未离开过父母为她筑起的四壁和床榻，在走廊上，在刷着绿色油漆的走廊上，她突然看见了表姐和那个男人，表姐也看见了她，叫出了她的名字，表姐以为她是来旅馆找他们的，便迎上前来。

繁小桃退隐了，在表姐他们迎上来的缝隙中，繁小桃突然不见了，而且，苏修似乎也忘记了繁小桃的存在，表姐带她进了客房，这就是旅馆，所谓旅馆只不过有两张床，单人床，一只沙发，很简易，很陈旧，一只暖水瓶，两只茶杯，没有单人卫生间，卫生间在走廊上，是公用的。这就是旅馆了，苏修进屋以后，似乎只是在环顾旅馆的存在和意义，其余的都不存在，她对旅馆，对这座除了家人外的地方充满了好奇。只因为它似乎就是家的模样，但又跟家有区别，进屋以后，她总是在寻找这种迥异，这种与家并不相同之处，她有些迷惑地看着两张单人床，一张床被子未叠，很零乱，另一张床倒很整齐。

表姐问她是不是快毕业了，她点点头，表姐说应该去省城上大学，她也同样点点头，她的思绪很飘渺，至于为什么飘渺，似乎没有源头也没有理由，突然，她听到火车的声音了，她心里嘀咕道：这么说火车又回来了，火车又回来了吗？火车真的又回来了吗？她来到窗口，昨夜她似乎并没有真实地看见并看清楚火车，也没有看清楚火车站的模样。突然，一个异常强烈的念头产生了，她想到火车站去看看，去看看火车，也看看火车站的形象。

她搭上了一辆三轮车，如果走实在太慢了，她似乎无法忍受自己走着到火车站去，天知道要走多长时间，她没有测量过从城里走到火车站到底确切地需要多少时间，也许她此刻太想见到火车了，火车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去好好地见一见，就像见一个朋友。她的胸脯激荡着一股令她感到十分震惊的力量，那是被火车的意象所萦绕的，她很快就已经感到了三轮车，那个车夫在她的不断催促下，不断地加快着速度，在她看来，三轮车的速度确实已经够快了，肯定比她跑起来快，更比她步行要快得多；在她看来，快总比慢好得多，比如，三轮车的快就可以让她到达火车站，她下了车，抛给了车夫一个硬币，那些她省下来的硬币，是她省来的一种粮食，她抛出去，硬币在空中划了一道抛物线，一道流畅优美的抛物线，很快地到了车夫手中。她下了车，开始跑起来，她要追上火车，如果可能的话她就上火车，一种强有力的力量使她产生了上火车的念头，这就是苏修，在她年仅十六岁的一个春天，因为火车来了，因为表姐为一个男人来了，因为繁小桃来了，火车同时来了，所以她想上火车。

然而，火车已经开走了，因为火车只在这座小型县城火车站停留八分钟。八分钟是什么呢？八分钟的来临和消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八分钟到底能做些什么呢？噢，人生中的八分钟，可以砸碎一只杯子，可以让杯子闪烁的碎片呈现在我们面前；人生中的八分钟，可以点燃一支香烟又掐灭它，让它落在灰缸中，可以让我们看见灰白色的烟雾刺破了眼线；人生中有限的八分钟，可以开始一场窒息的拥抱然后又结束它……对于苏修理解的八分钟，只是一种迟到的时间，她还是嫌三轮车太慢了，或者说三轮车所逾越的路太长了，所以使火车停留的八分钟时间转瞬即逝。

9

她想哭，因为火车已经结束了八分钟的停留消失了，她突然看见了小哥哥，她看见了许多人，昨夜县城人在火车到来的八分钟时间里，沉溺于梦乡，所以他们无法挣脱开覆盖在身上的被子，无法踹开空气，四壁，旁边亲人的呼吸声的笼罩。所以，他们在昨天火车开来时没看火车，今天，他们现实中增加了火车开来的意象。人在更多时候，是在为生命的意象所活着。火车是一种意象，因为火车带来了速度，那么快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来了如此多的人，好奇的人、做梦的人、追究速度的人、留恋生活的人、好热闹的人都来了，带着他们的口或舌，因为火车来了，正好是他们的口和舌可以互相撞击的时刻，如同火车撞击着铁轨。尽管火车已经开走了，在月台上却站满了那么多人，小哥哥来了，带着他的海鸥照相机，站在人群中，似乎想拍摄到火车，却没有拍摄到，然而，小哥哥朝前走了，沿着铁轨朝前奔去，他似乎想去拍摄从火车站延伸出去的轨道，因为小哥哥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他除了照相馆拍人像，在暗房中洗黑白照片之外，就是拍日常生活，比如庭院中母亲种下的月季，那些带刺的月季花在每一季轮回出现时，母亲心情总是很灿烂，而那时候，小哥哥通常会在早晨太阳刚刚出现，或是下午太阳即将西去时，在两种不同时间中拍摄那些带刺的粉红色的月季花。小哥哥朝前走去，苏修站在人群中看着小哥哥的背影，她很想跟在小哥哥的身后，去看看那些铁轨道，那些延伸出去的铁轨到底如何地盘桓不见，到底在哪里终止。她刚想动身，一个女人朝前而去，那是繁小桃吗？她想起来了，从照相馆暗房中掀开帘布探出头的那个女人出现了，她就是昨夜出现在火车站的女子，她就是繁小桃，因为铁轨，她的记忆涌上来，她想起来了，一年前的春天，在那个午后的春天，在她出走的春天，她遇上了繁小桃，她的心灵开始一阵一阵地战栗开去，那幅波动的画面出现了，被她在那次逃逸中抛弃的图像为什么在这一瞬间清晰地涌上了堤岸？

不知道为什么，她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她离开了月台，朝前走，

她只是想找一个地方呕吐，她真的想呕吐，为那种回来的图像而呕吐。在不远处，是她的小哥哥，他回过头看见了繁小桃，也许是繁小桃的脚步声惊动了他，所以他回过了头。繁小桃和小哥哥就这样面对面地对视着，苏修不知道，那其实是一种对抗，苏修站在他们不远处，她的呕吐感被一阵风吹散了，在生命的很多瞬间，风真是太美了，风是魔法，可以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吹散了。

风会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吹散了吗？那幅草棵中被她的窒息，被风的恐惧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尖叫，那些东西构成了她生命中的一幅图像，风会把那幅图像替她吹散吗？她刚想回头，离开小哥哥和那个女人，却已经被他的小哥哥所看见，然后又被那个叫繁小桃的女子所看见了。小哥哥看见她并喊出了她的名字，繁小桃看见她后显得有些惊悚不安。小哥哥迎着她走上前来说：“苏修，你站在铁轨上，我为你拍摄一张照片，你的十六岁在铁轨上，刚才，我看到了你的十六岁……”繁小桃也走上前来说：“你的妹妹确实很漂亮。”小哥哥并不理会繁小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似乎是用拍照片的事来逃避繁小桃。

繁小桃并没有离开，她站在一侧，小哥哥冷漠地说：“请你走开，请你走开好吗？”苏修不知道小哥哥为何对繁小桃那么凶，态度那么强硬，她的心，那颗年仅十六岁的心灵喘息着，她似乎在被迫中拍照片，她并不想拍照片，她并不想介入小哥哥和繁小桃之间，她只是想沿着铁轨走一走。然而，就在这一刹那间，当她看见繁小桃时，她似乎听到了这个女子被追赶的情景，一双手从空中伸过来，是一种铁爪，很快地抓住了繁小桃的身体，那声尖叫刺破了天际，如此地震动耳膜。她依稀看见了那个男人，在铁轨上奔跑而来，似乎是来追繁小桃的，所以，她惊慌地走上前去对繁小桃说：“你快跑，那个男人快追到你了，你快跑啊！”

10」

这是一种令小哥哥惊讶不已的声音，小哥哥走上前来追问她：“你在说什么？苏修，你刚才在说什么？”她回过神来了，在不远处站着的